

# 《硃砂痣》（一名：《行善得子》）

## 主要角色

韩廷凤：外  
 吴惠泉：老生  
 江氏：旦  
 金氏：老旦  
 媒婆：丑旦  
 韩遇运：小生

## 情节

双州太守韩廷凤，因无子嗣，另娶江氏。新娘过门，啼泣甚哀，韩廷凤问起情由，始知江氏因夫贫病交加，不得已卖身救夫。韩廷凤怜之，赠银送其返家，夫妻又得团聚。江氏夫妇得知太守求子心切，为了报答，卖了一个孩童送给太守。韩廷凤问起孩童父母情况，并验得孩子左脚上有一颗硃砂痣，才认出就是十三年前，因金兵作乱，走失的儿子韩遇运。父子又得重逢。

## 根据《戏考》第一册整理

### 【第一场】

（韩廷凤上。）

韩廷凤（笑）（二黄摇板） 哈哈……  
 今夜晚前后厅灯光明亮，  
 我不想年半百又做新郎。

（家院上。媒婆上。）

媒婆（念） 新人过门厅，媒钱自然增。

（白） 启老爷：新人已到。

韩廷凤（白） 将轿搭上堂来。

媒婆（白） 花轿搭上堂来。

（轿夫、丫鬟、江氏同上。江氏出轿，轿夫下。）

媒婆（白） 娘子见过老爷。

（江氏坐。）

媒婆（白） 小人们讨赏。

韩廷凤（白） 下面领赏。

媒婆（白） 谢老爷。  
 媒人一片苦心肠，一边欢喜一边伤。

（媒婆下。家院下。）

韩廷凤（白） 丫头！

丫鬟（白） 有。

韩廷凤（白）（二黄慢板） 掌灯，待我一观。  
 借灯光暗地里细观姣娘，  
 我看她与前妻一样风光。

（江氏哭。）

韩廷凤（白）（二黄慢板） 哎呀！  
 只见她愁眉皱泪流脸上，  
 莫不是嫌我老难配鸾凰？

江氏（白） 不是。

韩廷凤（二黄原板） 要穿衣锦绣衫任你掉样，  
 你有甚心中事细说端详，这有何妨？

江氏（白）（二黄原板） 大老爷启禀！  
 未开言不由人泪如雨降，

尊一声大老爷细听端详：  
 奴丈夫病沉痾久卧床上，  
 因此上少银钱变卖妻房。  
 我岂肯贪富贵痴心妄想，  
 可怜我好夫妻两下离分。  
 大老爷开大恩将奴释放，  
 纵死在九泉下瞑目不忘。  
 呀！  
 听她言伊现有妇随夫唱，  
 怎奈我两下里拆散鸳鸯。  
 再不要做恶事天在头上，  
 自情愿伴孤灯永守空房。  
 院子哪里？  
 （家院上。）  
 家院（白） 老爷何事？  
 韩廷凤（白） 你可将这女子送回，聘礼不要，再取银子一百两，送她到家，全她夫妻恩情，以完这女子贞节之名。  
 家院（白） 晓得。  
 江氏（白） 既蒙老爷开恩仗义，不肯收留，又叨恩赐，容小妇人叩谢。  
 韩廷凤（白） 不消了。  
 江氏（二黄摇板） 救命银是我夫重生父样，  
 全贞节是难妇再世爹娘。  
 韩廷凤（白） 回来。  
 江氏（白） 是。  
 韩廷凤（白） 你这婚书在此。  
 江氏（白） 但凭恩人。  
 韩廷凤（白） 当面烧化了吧！  
 江氏（白） 多谢恩人。  
 （二黄摇板） 积阴功救难妇放开罗网，  
 回家去同丈夫答报商量。  
 （家院领江氏同下。）  
 韩廷凤（二黄摇板） 她言道本丈夫染病在床，  
 因此上卖了她好度日光。  
 将他人比自己俱是一样，  
 善与恶自有那天理昭彰。

（韩廷凤下。）

### 【第二场】

（吴惠泉上。）  
 吴惠泉（二黄摇板） 孤单单病奄奄坐卧病床，  
 断送了好夫妇凤友鸾凰。  
 （家院、江氏同上。）  
 江氏（二黄摇板） 黑夜里蒙送我重归故道，  
 好一似失群雁又来旧巢。  
 （白） 来此已是我家门首，请站一时。  
 家院（白） 是。  
 江氏（白） 丈夫开门。  
 吴惠泉（白） 呀！  
 （二黄摇板） 猛听得叫丈夫轻言俊俏，  
 想是我梦魂中心神颠倒。  
 江氏（白） 开门！  
 吴惠泉（二黄摇板） 这声音似我妻江氏多姣，

(吴惠泉开门。)

吴惠泉 (二黄摇板) 叫得我寒毛凛胆战魂消。

江氏 (白) 官人。

吴惠泉 (白) 你怎样回来的?

江氏 (白) 多蒙韩老爷查问情由, 不忍拆散你我夫妻, 将婚书烧化, 聘礼不要; 又赐银百两, 以成奴之贞节, 故而差人将奴送回。

吴惠泉 (白) 哦, 有这等事? 何人送你回来的?

江氏 (白) 韩管家送我回来的。

吴惠泉 (白) 请他进来。

江氏 (白) 有请管家。

(家院进。)

吴惠泉 (白) 啊, 韩管家。

家院 (白) 吓, 吴相公。

吴惠泉 (白) 你家员外怎样言道?

家院 (白) 我家员外言道, 命我送大娘子回来, 先前聘礼不要, 再与银子百两, 叫你保养病体。

吴惠泉 (白) 世界之上, 哪有这样好人? 谢天谢地!

江氏 (白) 当谢天地!

吴惠泉 (白) 娘子你我夫妻, 前去叩谢才是。

江氏 (白) 礼当如此。

家院 (白) 吴相公, 你那贵恙才好, 改日再去吧。

吴惠泉 (白) 吓, 如今我有银子, 病就好了。走吓。

(二黄摇板)

(家院、吴惠泉同下。)

江氏 (二黄摇板) 仗大义舍资财送妇归巢。

(江氏下。)

## 【第三场】

(韩廷凤上。)

韩廷凤 (二黄摇板) 劝世人一个个须要学好,  
皆因是自有那天里昭昭。  
我当年为太守何等荣耀,  
遇兵荒妻和子无有下梢。  
也是我前世里未曾修道,  
我若是全不为我自道自遥。

(家院上, 吴惠泉上, 江氏上。)

吴惠泉 (二黄摇板) 我和你到他家双膝跪倒,

江氏 (二黄摇板) 我夫妻特地来叩谢恩劳。

韩廷凤 (白) 哎呀!

(二黄摇板) 我救人的急, 全人的危, 遵古训教,  
此小事何须要理顺和调。  
尊二位将请起施礼还到,  
全大节, 全忠义, 遵古天条。

(白) 大娘子, 这是何人?

江氏 (白) 这是我丈夫吴惠泉。

韩廷凤 (白) 原来是吴相公, 请坐请坐。

吴惠泉 (白) 大老爷在此, 小人不敢坐。

韩廷凤 (白) 有话叙谈, 哪有不坐之理?

吴惠泉 (白) 告坐。

韩廷凤 (白) 大娘子你也坐下。

江氏 (白) 谢坐。

韩廷凤 (白) 吴相公, 听大娘子之言, 你有病在床, 病体好了, 再来不迟。

吴惠泉 (白) 老爷有所不知，小人得了银钱，病就好了。  
 韩廷凤 (白) 吓，有了钱，你的病就好了。如此说来，银子是好物件！  
 吴惠泉 (白) 好物件！  
 韩廷凤 (二黄垛板) 我救你的急，救你的难，救你的贫困，  
 全你的节，全你的义，全你的婚姻。  
 我无子也是我前生造定，  
 我若是错婚姻，到后来留下了骂名。  
 (笑) 哈哈……  
 吴惠泉 (白) 何不再娶一房，产得一子，也未可知。  
 韩廷凤 (白) 子孙之事，前生造定；若是再娶，也就不必了。  
 吴惠泉 (白) 何不买上一个孩童，将来有靠。  
 韩廷凤 (白) 这倒使得，只是本处孩子，有好些不便；或者远乡别处，饥寒贫苦的孩子，买他一个，教他成人。若不听教训，也是一番闷气。  
 吴惠泉 (白) 小人前在四川贸易，有些账目未归，如今恩人所赐资本，目下就要起身。倘有合适小孩，买来一个，送与恩人，以表我夫妻之情。  
 韩廷凤 (白) 那倒不消。  
 吴惠泉 (白) 娘子你我辞别恩人去吧。  
 江氏 (白) 是。  
 韩廷凤 (白) 你二人要去了，我不能远送了。  
 吴惠泉 (二黄摇板) 辞别了大恩人犹如山海，  
 (吴惠泉下。)  
 江氏 (二黄摇板) 到四川买一子报答恩来。  
 (江氏下。)  
 韩廷凤 (二黄摇板) 他夫妻进门来双膝跪倒，  
 口口声叫恩人珠泪双抛。  
 我无子前世里未曾修道，  
 作恶人总有子枉费心劳。  
 (韩廷凤下。 )

## 【第四场】

(金氏上。 )  
 金氏 (念) 只说养儿得济，谁知到老养儿。  
 (白) 老身权在经之妻金氏。自从那匪贼作乱，中途拾得一子，取名天赐，抚养他长大。指望他养老，谁知丈夫去世，家业渐渐凋零。此子今年十二岁了，读书之外，哪里辨得一件事情。还是全靠老身养活与他。我今年迈，自身难保，哪里还有余资？倒不如将他卖了，留得几两银子，且作终身之靠。  
 我儿哪里？  
 (韩遇运上。 )  
 韩遇运 (念)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金氏 (念) 读书高，读书高，家业一旦抛。  
 米也无钱买，柴也没得烧。  
 喝一口清凉水，还要我自己去挑。  
 韩遇运 (念) 候儿成人大，金榜把名标。  
 金氏 (念) 候你成人大，母子两边飘。  
 韩遇运 (白) 母亲放心，等儿长大成人，若作了官，你就是太夫人了。  
 金氏 (白) 好大的口气！我对你言讲：看这年年荒旱，母子难度光阴，我有意将你卖在大户人家，你也有安身之处，我也有了活命。  
 韩遇运 (白) 暖，我是不卖的！  
 金氏 (白) 我对你讲了吧：你不是我亲生之子，自因那年金兵造反，四月初八日在青州路上拾来的。  
 韩遇运 (白) 吓，你不是我的亲娘。哎呀，我的亲娘吓！  
 金氏 (白) 哎呀，我说他不是我的亲生儿子，他就要他的亲娘。我如今不卖他，日后长大

成人，他还要卖我吓！儿吓，不必啼哭，坐在地下，听为娘道来：  
 (二黄慢板) 农人家总只在耕田种地，  
 全靠着用气力当家穿衣。  
 读诗书千万卷难当柴米，  
 我看你这小娃难以成器。  
 韩遇运 (白) 母亲吓，  
 (二黄原板) 休道我在书房不耕不艺，  
 你孩儿志气高满腹经奇。  
 且等到羽毛干鹏程万里，  
 那时节戴乌纱身挂紫衣。  
 金氏 (二黄原板) 说什么羽毛干鹏程万里，  
 看将来只怕是牛马不及。  
 就是我亲生子也难养你，  
 到今朝母子们一样分离。  
 天赐儿随定娘将门紧闭，  
 霎时间母子们各奔东西。  
 (金氏、韩遇运同下。)

## 【第五场】

(吴惠泉上。)  
 吴惠泉 (二黄摇板) 行一程又一程往回家奔，  
 买一些送恩人方称我心。  
 (白) 在下吴惠泉，蒙恩人韩太守，助我银两，才得来到四川，讨取账目。且喜账目  
 收齐，回家便了。  
 (二黄摇板) 一日离家一日深，  
 犹如孤雁宿寒林。  
 人说在外风光好，  
 还有思家一片心。  
 金氏 (内白) 走吓！  
 (金氏、韩遇运同上。)  
 金氏 (二黄摇板) 叹冤家和债主休要恁气，  
 如今后两投奔各自分离。  
 (白) 卖儿子，卖儿子！  
 吴惠泉 (白) 你这妈妈手拿草标，还是人卖草，还是草卖人？  
 金氏 (白) 人卖草能值几何？自然是草卖人。  
 吴惠泉 (白) 卖的哪一个？  
 金氏 (白) 卖的就是这个孩童。  
 吴惠泉 (白) 这孩童是老妈妈什么人？  
 金氏 (白) 乃是我的儿子。  
 吴惠泉 (白) 多大年纪？  
 金氏 (白) 一十三岁。  
 吴惠泉 (白) 老妈妈偌大年纪，哪有一十三岁的孩童？  
 金氏 (白) 他不是我的亲生儿子。  
 吴惠泉 (白) 哦，如此要卖多少银子？  
 金氏 (白) 请问客官，还是为子，还是为仆？  
 吴惠泉 (白) 自然是为子。  
 金氏 (白) 既然是为子，我是要五十两银子。  
 吴惠泉 (白) 如数付给。  
 (吴惠泉交银。)  
 吴惠泉 (白) 妈妈，这是五十两银子，你母子分别分别，我们要赶路了。  
 金氏 (白) 是是是。请问客官家中，可有大娘？  
 吴惠泉 (白) 有大娘。

金氏 (白) 回去拜上大娘，就说这个孩童，不是我所生，就是我抚养，当打者骂他几句，当骂者说他几句。

吴惠泉 (白) 是是。

金氏 (白) 天赐我儿，你去到那里，不同在为娘膝下。他那里打你，也要受了；他那里骂你，也要受了。为娘一言，你且听道：

(二黄摇板) 每日里必须要迟眠早起，切莫要贪玩耍孝顺父母。勤学业图上进休与人戏，莫要学在我处姣性顽皮。

(白) 哎，儿吓！

(二黄摇板) 要相逢只除非南柯梦里，

韩遇运 (白) 母亲请上，容孩儿一拜。

(二黄摇板) 好叫人止不住珠泪双滴。

吴惠泉 (白) 走了走了。

(吴惠泉拉韩遇运同下。)

金氏 (哭板) 天赐，我儿，我的儿吓！

(二黄摇板) 我儿一去无踪影，霎时母子两离分。

(白) 哎呀，且住。我老糊涂了，我如今将他卖了，哪一个养我的老，送我的终？待我叫他回来。

哎，客官请回来，我的儿子是不卖的！银子还了你！吓，客官请回来吓，我的儿子不卖的！银子还了你！哎吓，好银子！哎，好儿子！哦，看在银子份上，将他卖了，哎，儿吓！

(金氏下。)

### 【第六场】

(韩廷凤上。)

韩廷凤 (二黄摇板) 叹光阴去不归无限烦闷，似觉得人已老两鬓如银。清闲时看古书身体发困，

(白) 哎！

(二黄摇板) 也是我韩门中绝了后根。

(吴惠泉、韩遇运同上。)

吴惠泉 (二黄摇板) 一路上看青山绿水长流，将此子献与他方遂心头。

(白) 小相公，来此以是，少站片时。

韩遇运 (白) 是。

吴惠泉 (白) 参见大老爷。

韩廷凤 (白) 吴相公回来了，请坐请坐。

吴惠泉 (白) 谢坐。

韩廷凤 (白) 闻你成都收账，可曾收齐？

吴惠泉 (白) 大账已完，小账所欠些微。

韩廷凤 (白) 发财了！

吴惠泉 (白) 托老爷的洪福。告便。

韩廷凤 (白) 请。

吴惠泉 (白) 小相公随我来。

韩遇运 (白) 是。

吴惠泉 (白) 过来见过大老爷。

韩遇运 (白) 参见大老爷。

韩廷凤 (白) 罢了，罢了。一旁坐下。

韩遇运 (白) 大老爷在此，哪有晚生坐位？

韩廷凤 (白) 叫你坐，只管坐下。

吴惠泉 (白) 是吓，大老爷叫你坐，你只管坐下。  
 韩遇运 (白) 谢坐。  
 韩廷凤 (笑) 哈哈……  
 (白) 哎，吴相公，看看小小孩童，颇知这大礼仪！  
 吴惠泉 (白) 这是他父母教训的好。  
 韩廷凤 (白) 是吓，小孩童原要父母教训。这小孩童，是哪里来的？  
 吴惠泉 (白) 乃是买来的。  
 韩廷凤 (白) 还是为子，还是为仆？  
 吴惠泉 (白) 乃是送与大老爷的。  
 韩廷凤 (白) 哦，乃是送与我的？  
 吴惠泉 (白) 正是。  
 韩廷凤 (笑) 哈哈……  
 (二黄平板) 吴大哥你真真言而有信，  
 你与我谋后代这样殷勤。  
 多谢你这好心谨慎太胜，  
 (白) 吴大哥，  
 (二黄平板) 改一日我必当另外谢承！  
 (笑) 哈哈！  
 (白) 我如今有了儿子，我是不发愁的了！  
 吴惠泉 (白) 是是。有了儿子，还发什么愁？  
 韩廷凤 (白) 请问大哥，此子是多少银子买的，待我奉价与的。  
 吴惠泉 (白) 老爷要提价，就不敢了。我夫妻二人，粉身碎骨，也难报洪恩于万分之一也！  
 韩廷凤 (白) 如此破费了！  
 吴惠泉 (白) 告辞了！  
 韩廷凤 (白) 为何去心太急？  
 吴惠泉 (白) 我离家日久，恐娘子在家悬望。  
 韩廷凤 (白) 是吓，我也不必强留，改日我父子登门叩谢！  
 吴惠泉 (白) 岂敢岂敢！  
 韩廷凤 (白) 儿吓，送过你吴大叔！  
 韩遇运 (白) 送过吴大叔！  
 吴惠泉 (白) 这倒不消。你在家中，听你爹爹教训，我要去了！  
 韩廷凤 (白) 吓，吴大哥转来！改日我父子登门叩谢！一定要来的！  
 吴惠泉 (白) 这就不敢！  
 韩廷凤 (白) 一定要来的！  
 吴惠泉 (白) 这就不敢！吓，大老爷转来！改日我夫妻二人，登门贺喜！  
 韩廷凤 (白) 这就不敢！  
 吴惠泉 (白) 一定要来的！  
 韩廷凤 (白) 这就不敢！吴大哥转来！  
 吴惠泉 (白) 大老爷何事？  
 韩廷凤 (白) 这，无有了。  
 吴惠泉、  
 韩廷凤 (同笑) 哈哈！  
 (吴惠泉下。)  
 韩遇运 (白) 爹爹！  
 韩廷凤 (白) 喂，哈哈……随为父进来，一旁坐下。  
 韩遇运 (白) 谢坐。  
 韩廷凤 (白) 待为父细看一回。  
 (二黄原板) 我的儿礼从容端然坐定，  
 看形容不像个平等之人。  
 细看他各部位五官端正，  
 这两旁发开朗目秀眉清。  
 儿在家可读过圣贤书本，  
 问姣儿对为父细说分明。

韩遇运 (白) 孩儿在家，也曾读过诗书，只是未遇高明先生指教。

韩廷凤 (白) 哦！

(二黄原板) 他说话有方寸志慧聪敏，  
倒像个宦门后不差毫分。  
再问你何年月何日降生，  
快说来好将你八字推评。

韩遇运 (白) 孩儿八字不知。

韩廷凤 (白) 你母亲呢？

韩遇运 (白) 也不晓得。

韩廷凤 (白) 呀！

(二黄原板) 这孩童说此话令人不信，  
哪有个不知道八字时辰。  
儿父母年多大在与不在，  
是何人得参钱卖与他人？

韩遇运 (白) 我爹爹死了五年，我母亲七十三岁，孩儿今年一十三岁。只因家业凋零，将孩儿卖于他人。

韩廷凤 (白) 哦！

(二黄原板) 这期间又盘出种种奇情，  
哪有个花甲后孕育姣生？

(白) 儿吓！

(二黄原板) 你不是那老娘亲生蒙混，  
儿必定不是她自己所生。

韩遇运 (白) 孩儿想起来了。

韩廷凤 (白) 想起什么来了？

韩遇运 (白) 我母亲那日将我出卖之时，孩儿依依不舍，她说我不是她亲生之子。乃是那年金兵造反，四月初八日，在青州路上拾来的。

韩廷凤 (笑) 哈哈……

(二黄原板) 照这样说起来越讲越近，  
想起了当年事越发是真。  
龙飞年五十一成都上任，  
四月里初八日路遇贼兵。  
亲生子还在那娘怀抱定，  
恨匪贼来冲散失落埃尘。  
取菱花两下里照一照相品，

(白) 儿吓！

(二黄原板) 半像我半像妻不差毫分！

(白) 我的亲生孩儿，左脚之上，有一硃砂红痣，你可有？

韩遇运 (白) 孩儿有的。

韩廷凤 (白) 脱下来与为父观看！

韩遇运 (白) 遵命。

(韩遇运脱鞋，韩廷凤看。)

韩廷凤 (白) 儿吓，

(二黄摇板) 你是我亲生子名叫遇运，  
遇兵荒遭失散一十三春。  
为姣儿只盼得咽喉气哽，  
为姣儿昼夜里睡卧不宁。  
为姣儿不做官告归故井，  
这才是老天爷弄假成真。

韩遇运 (白) 爹爹，我母亲哪里去了？

韩廷凤 (白) 你母亲命丧东平。

韩遇运 (白) 哎呀，母亲吓！

韩廷凤 (白) 儿吓，不必啼哭，也曾命人前去搬柩。

韩遇运 (白) 爹爹明日差人接那老妈妈前来，同享荣华富贵。



韩廷凤 (白) 待为父明日差人前去。正是：  
(念) 北地南来西复东，谁知今日巧相逢。父子重把菱花照，只怕相逢在梦中。

韩遇运 (白) 爹爹，青天白日，不是做梦。

韩廷凤 (白) 不是做梦，当真？

韩遇运 (白) 当真。

韩廷凤 (白) 果然？

韩遇运 (白) 果然。

韩廷凤 (笑) 哈哈！

(白) 儿吓，随为父来吓！

(韩廷凤、韩遇运同下。)

(完)